

## 港、九前代考古雜錄

### 饒宗頤

#### 一 杯渡禪師、杯渡山、杯渡井

僧史屢載杯渡禪師事。《高僧傳》（卷十）、《神僧傳》（卷三）《太平廣記》（卷九十異僧四）略同，頗夸誕恢怪。《法苑珠林》（卷卅一）亦有傳，繫其事於西晉佛圖澄之前。謂杯渡「永嘉初中卒」。永嘉當是元嘉之訛也。杯渡與鳩摩羅什有一段因緣。《高僧傳·什公傳》云：

「杯渡比丘在彭城，聞什在長安，乃歎曰：『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，杳然未期，遲有遇於來生耳』。俄而什公遂覺四大不愈，因卒。」

此亦奇聞，人罕言及。《酉陽雜俎》云：「俗說沙門杯渡入梁，武帝召之，方奕祺呼殺，闍者誤聽殺之。」（續集卷之四）更不可信。《神僧傳》（茲據香港大學藏明永樂刊本）記其自言：「貧道當向交廣之間，不復來也。」未云至屯門也。為杯渡立碑，似始於唐時。陳思《寶刻叢編》十五，著錄有文宗大和三年（829）立杯渡禪師影堂碑，僅存其目。

自南漢中宗（劉洪晟）乾和十二年甲寅，同知屯門鎮檢點防遏右靖海都巡簡陳延，命工鑄杯渡禪師石像於屯門山。後主鋹大寶二年己巳二月十八日，封屯門山為瑞應山，勒碑。屯門山自唐以來為廣州航海必經之路，其名已見於賈耽《四夷述》及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。明天順《一統志》七九：「杯渡山在東莞縣南一百九十里，上有滴水岩，一名屯門山。」嘉靖黃佐修《廣東通志》卷十三「（東莞縣）又南九十里曰杯渡山，上有瑞應，下濱於海。宋元嘉中，杯渡禪師來居屯門山，因易今名。」清《一統志》云：「杯渡山，東莞舊志：山在縣南二百八十里，即屯門山也。枕居大海，遠望黃木灣正相對。南漢大寶二年，封為瑞應山。」（參梁廷枏《南漢書·南漢叢錄》）宋元祐間，廣帥蔣之奇撰杯渡山記刻於石，今已湮泯不復存。〔文載《新安縣志》。〕之奇序稱「廣州圖經：杯渡之山在東莞屯門界三百八十里。耆舊相傳，昔有杯渡師來居屯門，因以為名。」所據廣州圖經，殆為宋時王中行所纂者（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八著錄）而屯門之山，因蒙杯渡之號，迄今弗替。

考「杯渡」之義，原出莊子。逍遙遊云：「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」而禪師竟能

以杯渡海。本傳稱其「浮木杯於水，惟荷一蘆圖子，更無餘物。」（圖字見《玉篇》，圖也。《集韻》篇或作圖。《說文》竹部：篇以判竹，圖以盛穀者。）故世播為美談。六朝以來，杯渡之名，恆見於詩人之歌詠。庾信云：「飛錫遙來，渡杯遠至」（麥積崖佛巖銘）李白句云：「門深盃渡松。」（送禪師還南陵隱靜寺詩）杜甫詩：「杯渡不驚鷗」（題玄武禪師屋壁詩），其尤著者矣。

禪師遺跡，方志所載，有杯渡山。云：「海上勝境也。昔宋杯渡禪師駐錫於此，因名。山麓石柱二，相距四十步，高五丈，今半折，府志謂昔鯨入海觸折。山腰為杯渡寺，前有虎跑泉，其左則鹿湖，桃花澗、滴水岩、瑞應岩、鶯哥石。後有石佛岩、杯渡石像在焉。佛座後有洞，深不可測。」（嘉慶《新安縣志·古蹟》）此指今之青山也。志又云：「靈渡山在（新安）縣南三十里，與杯渡山對峙，舊有杯渡井，亦禪師卓錫處。」（山水略）此山今呼為大頭山。志又稱：「禪師自言當往交廣之間，遂以木杯渡海，憩邑屯門山，後人因名曰杯渡山。後駐錫於靈渡山，山有寺亦名靈渡寺。」（《新安志·人物·仙釋》。明黃佐《廣東通志·外志》「杯渡傳」亦言「復駐錫靈渡山，有寺亦名靈渡」）方志所記禪師事蹟如此。是禪師南來初隱於青山，繼又移居靈渡山，故論港九佛教史蹟，自以屯門、與靈渡兩山為最古者。

靈渡寺傳為唐時肇建。今寺則重建於道光庚子（二十年），寺內懸鐘，銘識猶存，可為佐證。咸豐辛酉復重修之。門額「靈渡寺」三字，出張玉堂筆，玉堂清末大鵬副將，時駐九龍也。寺內有陳澧書聯，文云：「雲動山移，泉飛石立；池平樹古，水曲花迴。」題辛亥十月試茅筆。辛亥即咸豐元年。知英人未至九龍以前，靈渡山實為當地勝蹟。今寺本為道光時羅浮道士所創，開山祖黃姓，失其名云。

## 二 大奚山、大姨山、大嶼山、大魚山

前本港專任官學生教師宋學鵬老先生，熟識港九掌故，嘗謂：

「大嶼山凡四名：一即大嶼山，即今日所通稱。二為大漁山，或即大嶼山音轉。三為大奚山。四為大移山。本與大陸相連接，蓋為今日寶安梧桐山相連，後以地層變化乃自成島嶼，有若梧桐山所移出者，故曰大移山。寶安竹枝詞稱『移山解石捉青龍』。蓋即指此。」（羅香林：《香港前代史論叢引》·《香港大學文學會會刊》，1965）

按宋氏取自民間傳說，所言大漁山及大移山二名，清人記載復有不同。清初杜臻記：「大奚山在合連海中，俗曰大姨。又有小姨山與俱峙，中環三十六嶼，周圍三百餘里……後有萬姓者，據之呼為老萬山。」（《粵閩巡視紀略》）是大移乃大姨之音訛也。郭棐《粵大記·海圖》則「大、小姨」在內伶仃，外伶仃之間，居大澳之東，與雞公頭毗連。清代曾名此山曰大嶼山。阮元為兩廣總督，道光丁丑年間，巡海經此山有詩，錄之如下：

「登沙角礮台，閱水師畢，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，過零丁洋，看大嶼山，望老萬山，回澳門，閱香山兵，因題船額曰『瀛舟』。茫茫沙角外，巡視一登臺。潮向虎門落，舟從龍穴回。瀛帆乘夜月，火礮動晴雷。回楫澳門外，西夷迎節來。」（《擊經堂四集·詩》卷十一、丁巳。）

詩題之大嶼山即今大嶼山。乾隆庚戌（五十五）晚香堂重校本「邊海全圖」正作大嶼山。（

原圖藏西德聯邦圖書館)知大漁山乃大嶽山之音訛。現時呼大嶼山音如大漁山，然嶼字《廣韻》在上聲八語，只有一音，與叙、序同徐呂切(古不讀yu)，其曰「大漁」者，蓋沿清人大嶽山之舊稱。嶽字在廣韻平聲十虞，羊朱切。

大嶼山宋時稱爲大溪山，爲私鹽出沒之地。《宋會要》：「淳熙十年及十二年，禁大溪山私鹽」(《輯稿》廿八之十九、廿四)。《宋史·寧宗紀》：「慶元三年夏，廣東提舉茶鹽徐安國遣人捕私鹽於大溪山。八月，知廣州錢之望遣兵入大溪山，盡殺島民。」葉適撰「錢公墓誌銘」云：

「大溪山盜起，改除祕閣修撰，知廣州。大溪孤峙海中，去州一潮汐，民煮鹽，自業漁採。亡命群聚，吏兵容之非一日。提刑繩之急，怨而爲變，諸司詔捕。……公麾諸軍奮擊，一戰殄滅。列柵山上，分兵戍之。微公決策，廣東幾亂。」(《水心文集》十八，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。)

文中提刑，指提舉徐安國，李心傳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、及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八十九「廣州古跡」大溪山條亦記其事。蓋取自嘉定時永嘉陳峴所修之《南海志》。嘉靖間黃佐修《廣東通志》卷六十七「外志」「峒獠」引《蒼梧軍門志》云：

「東莞縣大溪山，在縣南大海中，有三十六嶼，周三百餘里。居民不事農桑，不隸征徭，以魚鹽爲生。宋紹興間，招降其人來祐等，選其少壯者爲水軍立寨。水軍使臣一員，彈壓官一員，無供億，寬魚鹽之禁，謂之醃造鹽。慶元三年，鹽司峻禁，遂聚爲亂，遣兵討捕，徐紹夔等就擒，遂據其地。經略錢之望與諸司請於朝，歲撥摧鋒水軍三百以戍，歲一更之。慶元六年，復請減戍年之半，屯於官富場，後悉罷之。今有萬姓者爲酋長，因名老萬山。過其境者悉與魚鹽云。」(大東圖書公司影印本)

此於南宋置水軍屯於九龍(官富場)事記之甚悉。道光阮元修《廣東通志前事略》亦轉錄之。考應檣于嘉靖三十年，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，著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，其後劉堯誨重修之，郭斐撰後序。萬曆九年(辛巳)廣東布政司刊行，共三十四卷十五冊。台灣中央圖書館有其書，今有學生書局影印本。有關兩廣及安南文獻之要籍也。細查該書，實無此條。黃佐志修於嘉靖三十七年，必及見應檣原本，疑萬曆間劉堯誨重修，於應書大有更張，此條諒在刊削之列。今傳萬曆本《蒼梧軍門志》已非應書原貌矣。自陳伯陶《東莞縣志》卷三十「前事略二」引用此書誤作「倉格軍門志」，近日治香港史者輾轉從之(如羅氏《香港前代史》頁八四)。「倉格」實爲「倉梧」之形誤，亟宜訂正。

元朱思本《廣輿圖》，在東莞雞籠之下有大溪一名，大溪即大溪。以宋龐文英《談藪》記廣州境大溪山証之，可信。

考大嶽山原爲海島之通名，福建沿海亦有是稱。在福寧衛所上二站即爲兪山，一名大嶽山。《籌海圖編·沿海圖》分作「大嶽山」及「小嶽山」。

《武備志·海圖》，官富寨下有大小溪山，分而爲二，疑即如大嶽山、小嶽山之比。《粵大記·海圖》有大小官富，均分爲大小，其例相同。

明代大溪山名仍極著稱，地理志書屢言及之；李賢《明一統志》爲天順五年間官修之書，卷七十五廣州府，記大溪山云：

「大奚山在東莞縣南四百里海中，有三十六嶼，周廻三百餘里，居民以魚鹽爲生。」

陸應陽之《廣輿記》卷十九云：「大奚山，東莞海濱。有三十六嶼。」

大抵皆鈔襲舊志。東莞人祁順有大奚山詩云：

「滄海波濤闊，奚山島嶼多。空中排玉笋，鏡面點青螺。洞古雲迷路，岩深島占窩。昔人屯戍處，遺跡遍烟蘿。」

祁順（1434 - 1497）字致和，天順四年進士，官至江西左布政使，弘治十年卒官。有《巽川集》，嘉靖三十六年刊本。其詩見《粵東詩海》卷十六，未選此首，此大奚山之見於吟詠者也。（《新安志·藝文》收此詩，作者姓誤作「祈」。）

嘉慶時，三水人范端昂著《粵中見聞》，卷十二「地部」云：「新安有人在大魚山海濱獲一海女。今大魚山與南亭，竹沒，老萬山常有之。」此即大嶼山又名大魚山之來歷。

清時之大嶼山，其有關文獻，不遑縷述。袁永綸《靖海氛記》言：

「（廣東）提督孫全謀舟師與賊（指張保仔）戰於赤瀝角、大嶼山，又敗。十一月，孫全謀令諸將所統之船，集團賊於大嶼山，以火攻之，賊乘順風，遁出外。」

此記嘉慶十三、四年間清軍與張保仔交戰經過。大嶼山亦其巢穴所在。

道光時，英人東來，其輪船即停於大嶼山附近，其事屢見於清廷官吏奏摺，如道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，總督盧坤咨：

「暎咭利人：『其省城內不及澳門一帶，大嶼山砲臺等處，務須密汛弁兵，加意巡邏。』」

其年九月初二日咨：

「又東上諭有人奏，近聞暎咭利國大船終歲在零丁洋及大嶼山等處停泊，名曰躉船。」（俱見《粵海關志》引）

略舉一例，以見其餘。

大嶼山名稱，自宋以來，由於形音傳訛，即有不同寫法，茲據上述文獻，試表之如下：

宋	明
大奚山（宋會要）	大、小奚山（武備志·海圖）
大奚山（談藪）	大、小姨山（粵大記·海圖）
清	
大奚山（杜臻紀略）	大魚山（粵中見聞）
大嶸山（阮元詩）	大移山（宋學鵬說）
大嶼山（清吏奏摺）	

### 三 南頭與Lantaw Island

今西人稱大嶼山曰Lantaw Island。近代僧明慧著《大嶼山志》謂「英文譯意爲爛頭島

」。余則疑其與南頭有關，恐是譯音，而非譯意也。

元時南頭爲市。南海志墟市，東莞縣：有寶潭、思、土瓜，馬溪頭，南頭市，（《永樂大典·廣字號》）可証。

明置衛所，據《籌海圖編》所載：

南海衛：①東莞所 旗軍三二八名

②大鵬所 旗軍二二三名

沿海巡檢，廣州府官富弓兵五十名。

沿海衛所中路東莞縣南頭、屯門等澳，大戰船八，烏艚船十二。

此爲港九地區明時海防兵員之實況。廣東全省有所四十五，惟東莞、大鵬二所與港九有統屬關係。烏艚船即粵人稱之曰大眼雞船者也。（參《新安志》下，寨船）

南頭寨所在，本即今寶安之南頭。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云：

「南頭寨，自大鵬、鹿角洲起，至廣海三洲山止，爲本寨信地。分哨鵝公澳，東山，下官富，柳渡等處。

南頭海防參將一員，嘉靖四十五年設，駐筭南頭。兼理惠潮。（下略）

該寨兵船往屯門，分二官哨，一出佛堂門，東至大鵬；……一出須白，橫琴，三灶，西至大金……。」

黃佐《嘉靖廣東通志》六十六：

「故東莞南頭城，古之屯門鎮。縣有烏艚船首子弟兵者東西二路。」

按《唐書·兵志》，置嶺南節度兵守屯門鎮。元設屯門寨。元貞二年有屯門寨巡檢劉進程（《永樂大典》一九九冊廣字號頁七九）。南頭之前身，即屯門鎮也。

《新安縣志·海防略》稱：「萬曆十四年，總督吳、御史汪（鉉）會題：南頭即全廣門戶，控制蠻倭，請以總兵移鎮。（番舶）水淺不能行，必須由大嶼山經南頭，迫入虎頭門，此南頭所以爲全廣門戶也。」南頭形勢之重要如此。（明尹瑾《敷陳海防要務》，疏論南頭寨尤詳，可參看。）杜榛《粵閩巡視紀略》：

「南頭戍地，古之屯門鎮。嘉靖四十五年議設參將一員，駐筭南頭，兼理惠潮。萬曆四年，題定止防廣州，統兵二千餘艘，餘艦八十艘，常駐新安。」

至清世集防兵於碣石、虎門，此後南頭遂不復置戍矣。

後世南頭音訛爲「爛頭」，猶存爛頭營之稱。大嶼山志云：「爛頭營在大東山。又名大洞山，副峯下即爛頭營。由東涌東行，或由梅窩西行，均可至其處。」

清廢所，設大鵬營，九龍及大嶼山一帶即轄屬於大鵬協鎮。《粵海關志》卷二十云：

「大鵬營駐廣州府東南五百里。……分防五汛，一、鹽地，二、花灣砲台，三、九龍砲台，四、紅香爐水汛，五、大嶼山砲台。水師標左營，駐新安縣城，東至大鵬營……分防五汛，一、蓮花徑，二、南頭砲台，三、第洲墩台，四、屯門，五、深圳。」

是時水師提標，分中營、左營及右營，港九部份屬左營。梁廷枏云：「左營原大鵬營，因管轄大嶼山東涌地方，山勢寬廣，查察難周，兼商夷船隻，經由寄泊之道，防範最宜嚴密。於道光十一年將大鵬營分作左右二營。」

《大嶼山志》「雞翼角」條下云：「在大嶼山西南尖端，形如雞翼伸出。東邊即東灣，西邊即西灣，東灣山上有炮台廢址，周圍二十餘丈，高一丈，牆厚五六尺，從前有門，現全座煙沒在蔓草叢中。西灣舊有觀音廟，廟側有石筍，高約二丈，大約數圍，此地又名石筍村。」僧人修志，只能描寫現狀，未遑檢讀志乘。考《粵海關志》(二十)記九龍及大嶼山砲台如下：

「九龍寨砲台，嘉慶十五年建。在新安縣，屬大鵬左營。案佛堂門原有砲台，大鵬所轄，年久圯壞，提督錢夢虎議將該台移建九龍。」

大嶼山石筍砲台，嘉慶二十二年建。在新安縣，屬大鵬右營，梁氏云：

「新安縣屬大嶼山，孤懸海外，四面皆水，為各夷船必經之處，內惟大澳口、東涌口二處，可以收泊。其東涌口向無汛房，惟大澳口額設守兵十三名，山上向有雞翼礮臺，係大鵬營千總駐守，但與東涌、大澳相距遙遠，不能兼顧。嘉慶二十二年，總督蔣攸銜、阮元准部咨，於東涌口建汛房八間，又於東涌口獅山脚建礮台二座，兵房七間，火藥局一間，大澳口楊侯廟後建礮牆十丈。」

此清時營建砲臺之經過。

光緒十五年，兩廣總督張之洞撰《廣東海圖說》，其中記載：香港、九龍寨、汲水門、大嶼山各地，時屬大鵬協右營所管轄。又記錄營駐兵：計

石筍砲台，外委千總一員，兵三十名。沙螺灣汛兵五名。

大濠汛兵五名。

右列建置皆在大嶼山之上。大濠，明時稱為大蠔，說見下文。

應檀《軍門志海圖》南頭寨說明云：「凡西洋船由此出入」。於老萬山云：「海寇每每停此。惟南頭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。」大嶼山所以有一爛頭之名，疑因明時南頭設寨，其地即古之屯門鎮，大嶼山周圍皆在其控制之內。清於大嶼山設砲台，駐汛兵於此，遂得蒙爛頭營之稱，爛頭其即舊時南頭之音訛乎。

#### 四 大步海與張珪

九龍大埔墟自南漢至元為采珠重鎮，其地名曰大步海。《元史》卷一七五張珪傳云：「廣州東莞大步海及惠州珠池，始自大德元年。姦民劉進程連言利，分蠶戶七百餘家，官給之糧，三年一採，僅獲小珠五兩六兩，入水為蟲魚傷死衆，遂罷珠戶為民。」《永樂大典》廣字號引元時方志：

「布珠來自舶上，土產不多，劉漢時置媚川都以採之；至宋而廢。歸附後，元貞元年，屯門寨巡檢劉進程、張珪建言：東莞縣地面大步海，內生產鴉螺珍珠。又張珪續言，本縣地名後海、龍歧、及清螺角、荔枝莊共二十三處，亦有珠母螺出產。」

(《大典》卷一一九〇七)

大步海屬東莞。東莞，宋史、元史地理志、大典均從竹頭，珪傳亦同；惟邑中元至正七年鐘款始改從艸作「東莞」。張珪即弘範之子，而曾從鄧光薦受學者也。《明史》九宣宗紀：「宣德三年冬十一月癸酉，錦衣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，帝曰：『是欲擾民以求利也，下之獄。』」此處東莞之莞字已從艸作莞。

宋方信孺《南海百詠》媚川郡詩有「漭漭愁雲弔媚川，蚌胎光彩夜連天」之句。南漢時，大步海一帶屬媚川都。《南漢書》後主紀云：「於海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，號媚川都，每以石繩索繫兵足，入海五七百尺，多溺死。久之，珠充積內府；焚焚之後，尚餘美珠四十六甕。」（見《續通鑑》；北宋王闢之《澠水燕談錄》稱：「劉鋹據嶺南，置兵八千人，專以采珠爲事。」語更誇大。）《永樂大典》廣字號引此作眉川都，「眉」字誤（卷一一九〇七）。

步者，柳宗元《永州鐵爐步志》云：「江之滸，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。」韓愈羅池廟碑：「宅有新屋，步有新船。」又孔幾墓誌：「蕃舶至步，有下碇稅。」任昉《述異記》：「上虞縣有魚馳步；吳中有瓜步，江中有魚步，湘中有靈妃步。按吳、楚謂浦爲步，蓋語訛耳。」楊慎《丹鉛總錄》云：「青箱雜記：嶺南謂村市爲墟，水津爲步；罾步、即漁人施罾處也。張勃吳錄：「地名有龜步、魚步，楊州有瓜步。」是浦者，六朝人謂之步。後人又增土旁作埗（楊慎《譚苑醍醐》）《東莞縣志》十二方言：「津謂之步。」方以智《通雅》謂後人遂作「埠」；《宋史》度宗紀有武陽埠；熊本傳有銅佛埠，通用作埠，始見於此。步字後人復作埔；大埔於粵東地名習見。明時，饒平縣濠洲都又有村名曰大埔，嘉靖五年以置縣。楊纘烈《大埔音義考》云：「俗呼平曠高原僅宜果蔬麻者曰埔，有音無字，蓋即圃也。」此云以埔爲圃，恐未必然，惟由步、埗同音可轉爲埔，則無疑也。

今之大埔墟，方志實作「大步」，與《元史》同。萬曆《粵大記》海圖有「大步頭」。嘉慶《新安縣志》卷上「都里」項官富司管屬村莊，有「大步頭、大步墟」；又「山」項有「大步逕」，在縣東六十里，通九龍烏雞沙等處」是也。又卷十八勝蹟略：「媚川都在城南大步海。南漢時采珠於此，後遂相沿，重爲民害，邑人張維寅上書罷之。」惟寅字儒賓，東莞人。父登辰，號恕齋，與其兄元吉，當元兵至東莞時，張宏範委元吉攝邑宰，登辰攝丞，邑賴以安。登辰與趙必瑗尤交契；惟寅即登辰長子也。曾上宣慰司陳采珠不便狀，略云：

「廣州府東莞縣媚川池，前代載籍所不紀，獨宋太學生陳均著宋朝編年，載宋趙太祖開寶五年五月，即廢劉鋹所置媚川都。……珠池本處蟹蠻，日與珠居，有飢寒藍縷，特甚於他處貧民，其不肯采珠以自給者，畏法故也。……海門之地，控接諸番，又有深山絕島，如大奚山，大、小蕉崗，皆宋時海賊盧循子孫，今皆名爲盧亭。……此劉鋹所以置三千兵立爲都，翼以相統攝者，正慮其逃散爲患故也。名之曰募之爲兵，實驅之死地，不得不豐給衣食，羈縻其妻子。竊計一歲取珠之利，不足以償養兵之費也。」（《東莞縣志》卷五十四）

惟寅當日目擊采珠對蟹戶貽害之深，故極言其不便，此文實爲重要文獻。《宋會要》輯要一四二冊，詔廢媚川都，籍其少壯者千餘人，立爲靜江軍，事在宋太祖開寶五年五月。入元以後，世祖至元十七年詔廣東采珠。至泰定元年，張惟寅乃上言采珠不便，遂罷廣州采珠蟹戶爲民，仍免差稅一年（元史泰定帝紀），惟寅之力爲多。惟寅父登辰，與張珪父弘範有舊，故其條陳能得朝廷採納，良非偶然。張珪能詩，黃庭堅「松風閣詩卷」後有中書平章政事張珪題絕句，其文采風流，猶可想見云。

## 五 元明海圖所見港九地名

現存元、明地理志書，間附有海圖。在廣東沿海部分，不少涉及東莞地名，茲舉目睹者，記其大要如下：

元：

- 《廣輿圖》 此書原為元時朱思本所著。其廣東沿海地圖在東莞範圍，雞籠之下有「大溪」一名。雞籠即雞籠灣 (Kellet Bay)，明季錦田鄧氏十六世祖合墓文有「擇地土名香港、雞籠灣」語。宋龐文英《談藪》：「大溪山在廣州境，石壁有罅隙若鐫刻者。」大溪山當即大奚山，則大溪應是大奚 (山) 矣。
- 《南海志》 《永樂大典》廣字號 (卷一九〇五) 為元時南海志，其廣州府境之圖，有大奚山、佛堂門。又廣州府東莞縣圖，內有官富巡檢，及伏堂門。伏堂門當是佛堂門。杜臻《粵閩巡視紀》略云：「佛堂門，海中孤嶼也，周圍百餘里。溯自東洋大海，溢而西行，至獨鰲洋，左入 (原誤作八) 佛堂門，右入急水門，二山皆兩山峽峙，而右水尤駛。番舶得入左門者為已去危而即安，故有佛堂之名。」此「佛堂」一名之由來也。佛堂為南中國海重要犄角，番舶必經之處。嘉慶《新安志》山水略載「(佛堂門) 北廟創於宋。古有稅關，今廢。」北佛堂天后廟後面有南宋咸淳甲戌 (十年) 鹽官古汴嚴益彰摩崖題刻，記「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。」蓋自北宋以來，舟人禱祀於此，市舶設關，佛堂門遂為海上重鎮，為輿圖所必載矣。《粵大記·海圖》南佛堂與北佛堂分為二地，而北佛堂上有天妃宮，即指今之大廟。佛堂門自明以後為南頭寨所轄六汛地之一。

明：

- 茅元儀：《武備志》所載「鄭和航海圖」  
 胡宗憲、鄭若曾：《籌海圖編·沿海圖》  
 應楨、劉堯誨：《蒼梧軍門志》  
 郭棐：《粵大記》

以上四種明人所作關於海防及粵省軍事人文專著，均有海圖。郭棐之書成於萬曆間，尤為考証清以前港九地理之無上資料。此書海外只有顯微影本，流傳未廣。故茲記之特詳。并比勘各書中所見港九島嶼地名，列示於下：

武備志	籌海圖編	蒼梧軍門志	粵大記
官富寨	官富山	九龍 官富巡司	九龍山 官富巡司 大小官富
大奚山 小奚山	大奚山	老萬山	大小姨、 雞公頭、 大澳、石 壁、沙螺 灣、塘埗 螺盃澳、 東、西涌



<p>佛堂門</p> <p>蒲胎山(今稱蒲台)</p> <p>翁鞋山 (《東西洋考》九，稱名曰鞋洲，亦作石鞋山)</p> <p>冷汀山 (文天祥詩作零丁洋)</p> <p>南亭山</p>	<p>冷汀山</p> <p>南亭山 杯渡山 梅蔚山(宋帝所經)</p> <p>急水旗角洲</p>	<p>佛堂門</p> <p>伶仃洋</p> <p>急水門</p> <p>屯門澳</p>	<p>大蠓山、梅窠村</p> <p>南佛堂 北佛堂</p> <p>蒲管</p> <p>翁鞋、長洲</p> <p>內伶仃、外伶仃</p> <p>急水門</p> <p>屯門、掃稗鬱(即今掃管笏)、琵琶洲、欖涌、軍營、淺灣(宋帝所經，即今荃灣)葵涌，尖沙嘴</p>
---	--	---	---

《粵大記》圖中島嶼且出現「香港」一名，在其週圍之地名計有：

博寮(即舶寮洲) 仰船洲(即今昂船洲) 鐵坑  
春磴 赤柱 黃泥涌 大潭 鯉魚門 稍箕灣(今筲箕灣)

在尖沙咀之上，有「春花落」，今所未聞。其它如：

將軍澳 榕樹澳(當即榕樹灣) 瀝源村  
大步頭(即大埔) 鹿頸 赤澳 交塘村 荔枝窩 鹽田村……

今時仍存其名，明代皆已有之。

各圖中之地名，其值得研究者，略舉如次：

- 塘埭 今稱唐福，即大嶼山之唐福村。按埭字見廣韻入聲一屋，義為地室。與詩縣「陶復陶穴」之窰字同。
- 梅窠 今作梅窩。宋時為李昉英食采地。今在梅窩登岸涌口處有界石，上鐫「李府」、「食邑稅山」等字。
- 大蠓山 按僧明慧《大嶼山志·形勢》云：「由主山起，東連大東山、白望山、大蠓山、鹿頸山、大肘山。」是大蠓山乃大嶼山主峯之一。清時置大濠汛兵於此，又作大濠。（《粵大記》鹿頸在大步頭之下，當是另一山名，非大嶼山之鹿頸）。
- 梅蔚山 見《籌海圖編》，位在官富山杯渡山之下方，其西即為合蘭洲，據此圖梅蔚應屬廣而不屬惠。合蘭洲即合連海。陳璉詩云：「瀾漫合蘭海，南與滄溟通。」杜臻云：「自急水角逕官富場，又西南二百里曰合連海，蓋合深澳、桑洲、零丁諸處之潮而會合於此，故名。」宋帝行朝自惠州先至廣之梅蔚，再次官富場。梅蔚山所在，可依此圖求之。斷非梅窩可知。
- 淺灣 《粵大記》圖，淺灣居於葵涌、欖涌之間，當即今之荃灣，絕無疑問。《新安志》山水略：「淺灣山在縣南九十餘里」，又官富司所轄客籍村莊：「城門、穿龍、淺灣、長沙涌、葵涌子、青衣……」地望正合。荃灣，乾隆九年（1744）天后廟內大鐘作「淺灣」，不作荃灣，宋以來地名如此，荃又淺之音變也。
- 屯門澳 《蒼梧軍門志》屯門澳下云：「此澳大可泊，東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。」《新安志》山水略：「九逕山，下臨屯門澳。明海道汪鉉帥土人殲佛郎機於此。」志又云：「正德十一年，番彝佛郎機入寇屯門海澳。」按葡萄牙史家稱Tamao即屯門澳。
- 琵琶洲 《粵大記·海圖》，琵琶洲在屯門及掃桿鬱之上方。掃桿鬱即今掃管笏，出土石器，為古時村落。《宋史·外國傳》注輦國（Cola）傳稱：「娑里三文離本國，至廣州之琵琶洲。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，至廣州焉。」琵琶洲名實已見於《宋史》。
- 軍營 《粵大記·海圖》有此名。
- 葵涌 明陳文輔撰都憲汪公（鉉）遺愛祠記稱：「海之關隘實在屯門澳口，而南頭則切近之。正德改元，佛郎機與諸狡獪湊雜屯門、葵涌等處，海澳設立營寨，大造火銃。」觀此足証葵涌為明代村名。「軍營」所在，當與葡人在屯門設置營寨有關。《新安志》山水上「葵涌山在縣東百餘里，多生水葵。」
- 鯉魚門 《粵大記·海圖》已見此名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海門條有「鯉魚」，屬海門東路。清初鄭成功將領鄭建之餘裔鄭連福及其弟連昌分據大嶼山及鯉魚門。鯉魚門今濱海處有天后廟，其碑鐫「天后宮，鄭連昌立廟，日後子孫管業，乾隆十八年春立石。」即其遺物。
- 急水門 《籌海圖編》有急水旗角洲。《粵大記》圖亦有急水門關隘。《廣東新語》海門條急水門屬東路。急水門亦稱汲水門。附近馬灣有天后廟，建於清嘉慶間。
- 稍箕灣 今作笏箕灣。據《粵大記》圖，明時已有此村矣。舊有天后廟，在今東大街，乃同治十一年重修者。
- 老萬山 《軍門志》：「老萬山，海寇每每停此。」《新安志·山水略》：「老萬山在大嶼山西南海洋中，海面屬香山，其西砲台係大鵬營。昔萬賊窠此，故名。」又云：「南亭竹沒山在老萬山南周數十里。」又海防略：「萬曆年間，老萬山賊肆劫。」
- 竹沒 南亭山 《籌海圖編》有南亭山，亦名南亭門，為出海處。向祀都公廟，即指都綱。《東西洋考》卷九稱都公從鄭中貴卒於南亭門者也。黃衷《海語》上記：「往暹邏、滿刺加皆由東莞縣南亭門放洋。」即此。
- 蒲台 《武備志》作蒲胎山，《粵大記》作蒲笏，笏乃「苔」之誤書，《新安志》山水略

- ：「蒲苔山在縣南洋海中」，正作蒲苔，今亦作蒲台。其地南有雷紋石刻摩崖遺存。
- 石壁 《粵大記》圖有石壁，在大澳之下。明時已有此地名。前據某君言：「大嶼山石壁有馮姓，其祖先原居九龍馬頭圍（即古墟圍），宋帝移蹕它處，後即遷居於此，以避元兵。」則石壁有宋末居民，馮姓即其一也。
- 赤柱 《粵大記》圖，赤柱在黃泥涌之上。《新安志》山水略：「赤柱山在縣南洋海中，延袤數十里。諸山環拱，為海外藩籬，有兵防守。」則明清以來之海防重鎮。赤柱有天后廟，內舊銅鐘有「乾隆二十三年」數字可辨。
- 大潭 名見《粵大記》圖。
- 鹽田 羅書引錦田鄧氏道光呈文內云：「祖遺新安土名香港、群大路、大潭、覆潭、橫瀝、洛子壠、大撈下、鹽田……田稅八頃零。」內諸村名若香港、大潭、鹽田均見《粵大記·海圖》。《新安志》山川上：「鹽田逕在梧桐山腰。元季邑人蕭觀庇造石砌，有碑記。」今已無存。
- 尖沙嘴 與今之稱尖沙咀相同。《新安志》有「芒角」（即旺角）與「尖沙頭」二村，不稱嘴而稱曰「頭」。惟據《粵大記》，知尖沙嘴原是明代村名。

舊式海圖所繪島嶼位置，往往不甚符合實況。但所記地名，對於探究地理沿革極有幫助。明清輿圖資料尚多，如台灣中央圖書館即藏有雍正絹本各省沿海口隘圖，惜尚未見。如有人能進一步將各種不同海圖作集合研究，或可理出頭緒，本文但提供初步看法而已。

## 六 清初遷界時之九龍地理

順治三年，東莞張家玉舉兵抗清，敗死。其參將李萬榮奉永曆年號，據新安大鵬所，並佔領雞婆山，於針山（沙田圍之西）築城扼守，至順治十三年，始為清總兵黃應傑所困降。（《東莞縣志·前事略》四）是時九龍地區屬於南明李萬榮所佔領將近十年。清制，九龍地區屬大鵬管轄，自順治十八年，新安始執行遷界。詳細具見羅氏前代史（頁一三一），茲不復述。黃梧於順治十四年獻海禁之議，至十八年八月始實行，事具見東華錄。及康熙二十二年八月，施琅入台灣，鄭克塽降，臺灣平。十月乙丑，詔沿海遷民歸復田里（《清史稿》七《聖祖本紀》），同年十一月工部尚書杜臻奉詔與內閣學士石柱（《清史稿·杜臻傳》作席柱）往粵閩撫視，畫定疆理，至二十三年五月竣事。臻述所經歷，著《粵閩巡視紀略》一書，向僅有四庫本，又有孔氏嶽雪樓影抄本（馮平山圖書館藏）不易見到，近年經已影印流通。茲錄其有關九龍半島之記載如下：

「至大鵬所為新安邊境界以外，距海二十五里，洪田二十里，嶺下、點魚溪、螺湖、玉勒、上寮、白沙、燕村十五里，粉壁嶺、龍躍頭、穀豐嶺、石岡、田寮、白水、鄧家葫十三里，黎峒十二里，上水十里半，天雲、小坑、上下屯門、漢塘、高莆、錦田、豐園、阿媽田、平山園、山下村、大井、田心、綱井、石祖廟、新橋、丙岡，及附海六七里，至一二里河上鄉等。（張屋村、雞雉、上下步、赤尾、隔田、新英村、江下穀、田龍塘、東山、流塘、埗心、臣田、北竈山、豬凹、西鄉、鰲灣、固戍、大坑村、龍騎、大對山、橫岡、大嶺下、碧州、屯村花山、犬眠地、鶴藪、南蛇、牛欄山、西貢、西洋尾、王母澗、沙岡、下沙、歐陽、水背、疊福、關湖、溪涌、奇埔、上下埔、梅大灣、鹽田、麻雀嶺、大步頭、滙涌、錠角村、大梨園、牛

騎、龍蛟塘、大浪、馬鞍山、蠔涌、天妃廟、舊官富司、衙前、九龍、古墟、淺灣、黃泥舖、橫洲、岡下村、竹園、官涌、米步、飯糶洲、新田、洲頭、勒馬洲、蛟洲、白岡、橋頭、小橫岡、石下、新窰、沙頭、沙尾、西涌、榕樹角、白石山、禾鈴岡、石園塘、黃田、荃塘、福永司、窰下、嘴頭角、歸德場、白頭岡、大步涌、漁滷、大田、茅州山、茅州墟、東葵舖、潭頭、港口、上下山門、上頭田、莆尾、黃松岡、石岡、溪頭、沙浦、劉岡涌、頭塘、周山、碧頭村) 暨佛堂門、大奚山、鵝公澳、榕樹澳、白沙澳、雞栖澳、南頭、香港、塘福、梅窩、石壁、螺杯澳、大澳、沙螺灣諸海島，皆移并續遷，共豁田地一千三百五十九頃有奇。於大鵬所置重兵，又因界設守，展界稍復。今從新安營撥守碧頭諸汛，候閱定。」

書中所記鄉村及海島，十分詳悉，為考究清初九龍地理之極有價值資料，敘述遷界恢復各村，歷歷如繪，尤足珍視。其中不少地名如螺湖（當即羅湖）、上水、上下屯門、錦田、榕樹澳（即榕樹灣）香港、梅窩諸名稱今猶斑斑可考。其村名可與《新安志》墟市互勘。計有十分之六，互見《新安志》。

在遷界期間，海上活動見於記載者，舉一二事如下：

濠涌 康熙十一年九月，台灣李奇游移濠涌登岸，知縣李可成督兵搜捕。（《新安縣志》十三寇盜）

官富 康熙三年八月，撫目袁四都不遵入界，潛於官富、瀝源為巢，四出流劫。（同上）

清初遷界經過，羅書引雲間王澐著《粵遊紀略》，及王崇熙《新安縣志》十二海防略「遷復」條。案遷界事詳《清聖祖實錄》卷一百十二。而屈大均《新語》卷二「遷海」條記其原委尤詳，謂「民既盡遷，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，掘墳塋而為深塹，五里一墩，十里一臺。」《新安志》十一載清初因遷界而設立之墩臺，如大步頭、麻雀嶺，其名均見於杜氏之書，當日新界自上水至河上鄉皆在被遷之列，杜臻所記，足以補正羅書。

## 七 古墟與古墟圍

杜臻所記村名有「舊官富司、衙前、九龍、古墟、淺灣。」古墟與淺灣均在九龍範圍之內。地名作古墟，與元人記載相符。《新安志》作古墟，乃寫訛。

宋季行朝所經紀載，現所知者，以元黃潛集中陸君實傳後敍自注引「填海錄」為最早。填海錄蓋鄧光薦據陸秀夫《海上日記》寫成。其注稱：「（景炎二年）正月次梅蔚，四月移廣州境，次官富場，六月次古墟，九月次淺灣。」（《四部叢刊》景寫元本）宋時官富場所轄甚廣，古墟與淺灣皆屬官富場之小地名，與杜臻所記正合。古墟，明弘治《崖山集》及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則作「古塔」，說者或謂在南佛堂門，并舉大廟宋咸淳十年鹽官嚴益彰石刻題記：「考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」當之，殊為不當，應從黃潛作古墟為是。古墟村即今九龍馬頭圍之地，又名古墟圍，清屬官富司所轄（《新安縣志》二都里）。乾隆間，土人改建北帝廟。至馬頭圍之名，則因古墟村不遠處有一大石，形如馬頭，因名馬頭角，其村遂名曰馬頭圍。馬頭圍上帝廟遺址，港府嘗闢為公園，一九六二年九月落成。余為撰記勒於石。

## 附 九龍古墟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

宋景炎二年春，端宗自惠州甲子門，次於梅蔚，四月，幸官富場。嘉慶新安縣志云：「官富山在佛堂門內，急水門之東，帝舟曾幸此，殿址尚存。」又官富駐蹕條引行朝錄稱：「丁丑四月，帝舟次於此，即其地營宮殿，基址柱石猶存。」土人將其址改建北帝廟。今去嘉慶又百餘年，陵谷屢遷，舊日殿址，已不知所在。陳伯陶謂廟右有村名二王殿，其地亦難確指<sup>①</sup>。勘以舊圖，似在聖山之西南<sup>②</sup>，而北帝廟者，營構徙建，復非一次，今惟此上帝古廟之存耳。是廟曩有碑記，題乾隆重修馬頭圍北帝廟<sup>③</sup>，蓋自馬頭圍村遷來者。馬頭圍，即昔之古墟圍。或以新安縣志北帝廟與此為一址，雖難論定；惟此古廟相傳已久，且為古墟圍耆老所崇祀。其地東面舊宋皇臺，橫亘一二里內，皆平疇田野，溪流浸灌，足為胥宇之處。意當日君臣倉黃之頃，迺慰迺止，其行在不難於附近求之。則此廟之有助於九龍史蹟之研考可知矣。廟久傾圮，祇剩門額，香港政府念舊構之就湮，即此僅存者，恐歸泯滅，謀所以永之。乃即其地，繚以整垣，植以卉木，闢公園以為遊憩之所，與宋皇臺公園相麗，俾登臨者，得以咨嗟詠慕於其間，其挖揚文化史蹟之功，豈不懿歟。抑予聞之，端宗自閩入廣，行宮凡三十餘所<sup>④</sup>。崖門而外，若秀山殿闕，元經世大典所記尤備。惟此與彼，胥當日荒陬窮海之際，其君臣流離奔迸，固知不可為而為之；雖事過境遷，其遺聞軼響，猶播傳於弔古欷歔者之口，而敬慕之者，更千年而未有已，乃知是非之心，歷今古而罔替，斯又闢是園者有關教化之深意，夫豈遊賞而已耶。園於一九六二年九月落成。啓用之日，市政局議員李有璇醫生實司其典禮。倡建園之議於政府者，新會簡又文，而潮安饒宗頤為之記。香港政府立石。

## 八 香港與元明以來之香市

杜臻書中所記九龍村落，最可注意者，如出現香港一地名，廁於南頭之下，塘福、梅窩、石壁之上。萬曆年間為劉堯誨《蒼梧軍門志》作後序之郭棐，著有《粵大記》，其書海圖上已見「香港」島嶼名。是香港一號，明時已有之，不自清始也。羅氏前代史據《新安志·輿地略》都里內有「香港村」，又引錦田鄧清道光間所製稅畝總呈中所載族人武生鄧致祥原稟，述及「康熙三十三年墾復原遷，土名大潭、橫瀝、香港、大撈下、洛子壠等處稅三頃三十二畝。」內有香港名稱。羅氏因之有「香港一名早見於康熙時代文書說」（前代史增訂本頁一二〇）。今按鄧家墾復原遷田地，在康熙三十二年，正當杜臻查勘恢復遷界後十年，杜氏書實為官方記錄，尤為可據。

香港一向以販香得名，《廣東新語·香語》稱為莞香。陳伯陶《東莞志·物產》謂「莞香至明代始重於世。」（羅氏沿其說，稱朱明以前似未見莞香一名。）其實不然，按《永樂大典》廣字號云：

「欖香，東莞縣茶園所產白木香，亦名青桂頭。其水浸漬而腐者，謂之水盤頭。雨浸經年凝結而堅者，謂之鐵面。惟欖香為上，即白木香珠，上有蛙孔如針眼，剔白木留其堅實。小如鼠糞，大或如指，如欖核，故名。其價舊與銀等。」（《大典》卷一一九〇七，第二百零冊。）

此必出於元代方志。其言欖香價與銀相等，知元時莞香已為人所重視如此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二十六香語莞香條謂「香在根而不在幹，幹純木而色白，故曰白木香。」又諸香條云「有橄欖香，橄欖之脂也，如黑鉛狀。以黃連木及楓膠和之，有清冽出塵之意。」明時粵東有四市，其一即為香市（餘為藥市、花市、珠市），市在東莞之寥步，凡莞香生熟諸品皆聚焉

。(《新語》卷二)東莞以香市為輸出大宗，人稱為莞香，每年貿易額值銀錠數萬兩以上。香港之得名，由於其村為運香販香之港口。白木香或名香仔樹，屬於喬木之雙子葉植物，新界大埔、林村、粉嶺各地，舊尚有野生香木遺存。

由上所考，香港一名明時已見於記載，而香木之種植可追溯至元，非始於明也審矣。

香港村一名肇於何時，是否起於明代，尚難質言。因白木香之成市，元已有之。考東莞之有志書，元至大間郭應木修陳庚纂有《寶安志》，其書刻板毀於兵燹。黃佐《通志》著錄有劉存業《東莞志》十五卷，其書久佚。(存業為明弘治二年進士。錦田鄧氏師儉堂家譜八世祖「惟汲家傳」下附載存業撰《宋贈稅院郡馬紀略》一文。)明人所修《東莞志》，現只存盧祥所修志，北京圖書館藏有重刻天順本存卷一至卷三，其書未見。其中鄉村都里名稱或有載錄，亦未可知，附記之以待它日之稽考。(清初郭文炳重修《東莞志》則殊簡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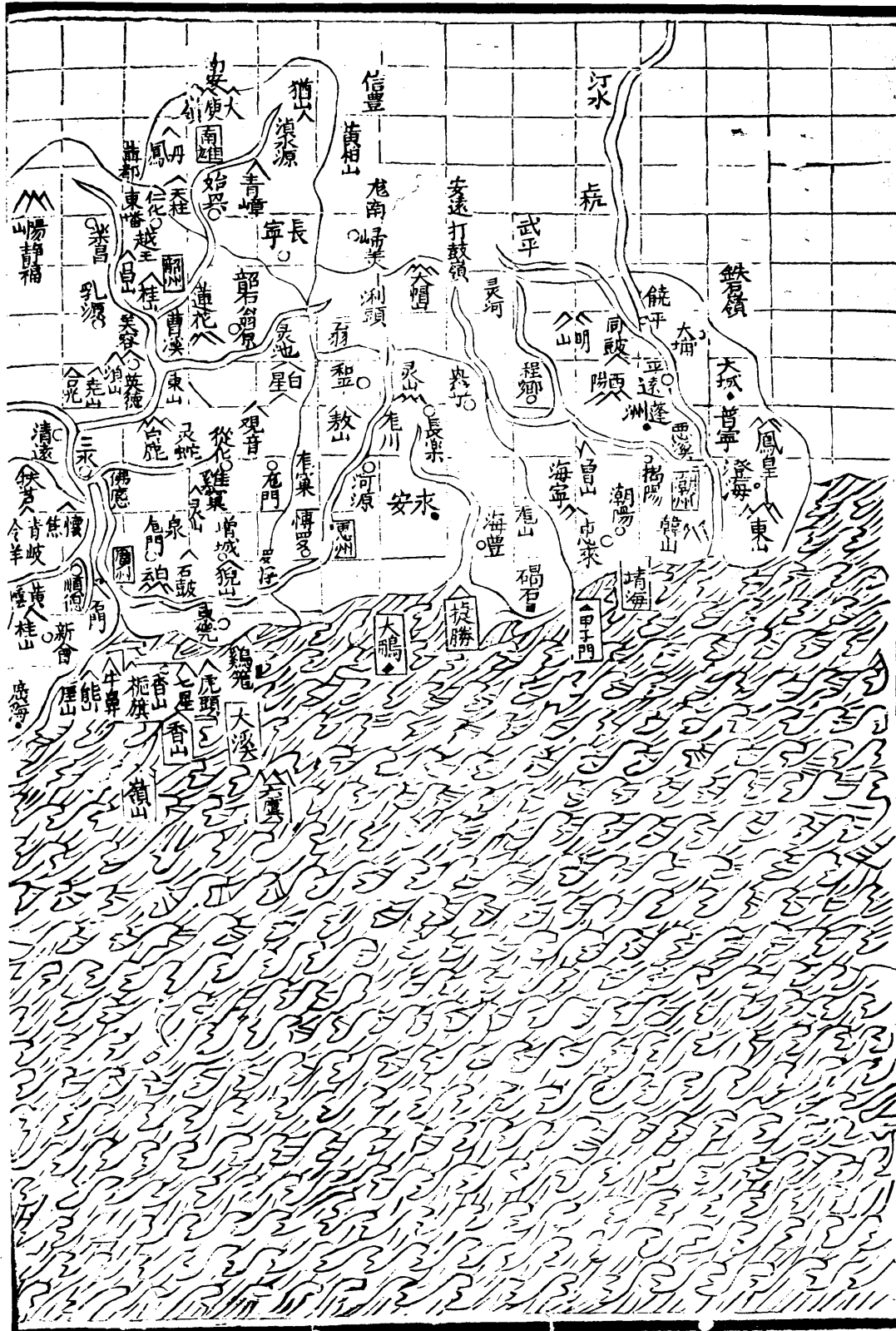
## 九 小結

港九前代史事，向以嘉慶王崇熙修之《新安縣志》及宣統間陳伯陶纂《東莞縣志》為主要依據資料，羅香林先生著香港前代史，即以二書為本，參以新界族譜演衍成篇。《新安縣志》已有吳毓璘先生之英譯。(Peter Y. L. Ng: New Peace County — 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, H.K.U. Press, 1983)竊以方志及譜牒往往不大可信任，必須追其史源，方免貽輾轉剽襲之譏。本文之作，所以繼曩日所著《九龍與宋季史料》并補其缺遺。如論大奚山又稱大姨及大嶽，即俗傳大移山、大漁山之來歷；校倉格為蒼梧之形訛，以溯黃佐《通志》引用應檣書之由來；述康熙時杜臻勘界，以見清初港九被遷村落之真相；據《永樂大典》元時白木香之紀錄，以訂陳伯陶朱明以前不聞莞香之誤。又香港一名，已見於萬曆間郭棐之《粵大記》。區區一得，或可補羅著之不逮云。

以上若干事，久蓄疑於胸中，未遑寫出。近時香港電台囑談港九史事；而日本學人友好白島芳郎教授輩蒞港探討當地人文史蹟，屢承明問，遂忘其謏陋，用以暇日，綴成斯篇，值新亞學術集刊藝術考古專號徵稟，以此塞責。作者并記。一九八二年六月。

註釋：

- ① 見陳伯陶《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》，及其手書「侯王廟碑」按語。
- ② 參一九〇三年工部局九龍分區測量地圖(S. D. I. Sheet Three)有地名Un Wan Tun，在聖山西馬頭涌村之南。簡又文先生以為即「二王殿」音訛。按元人修宋史，次帝昞、帝昺事附瀛園公後為「二王紀」。「二王」一詞，乃元人貶稱，則此村名必出於元以後。
- ③ 彭德先生於一九四五年前，曾見上帝古廟有碑記題曰「乾隆重脩馬頭圍北帝廟」。
- ④ 詳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卷四四二廣州府二「宋行宮」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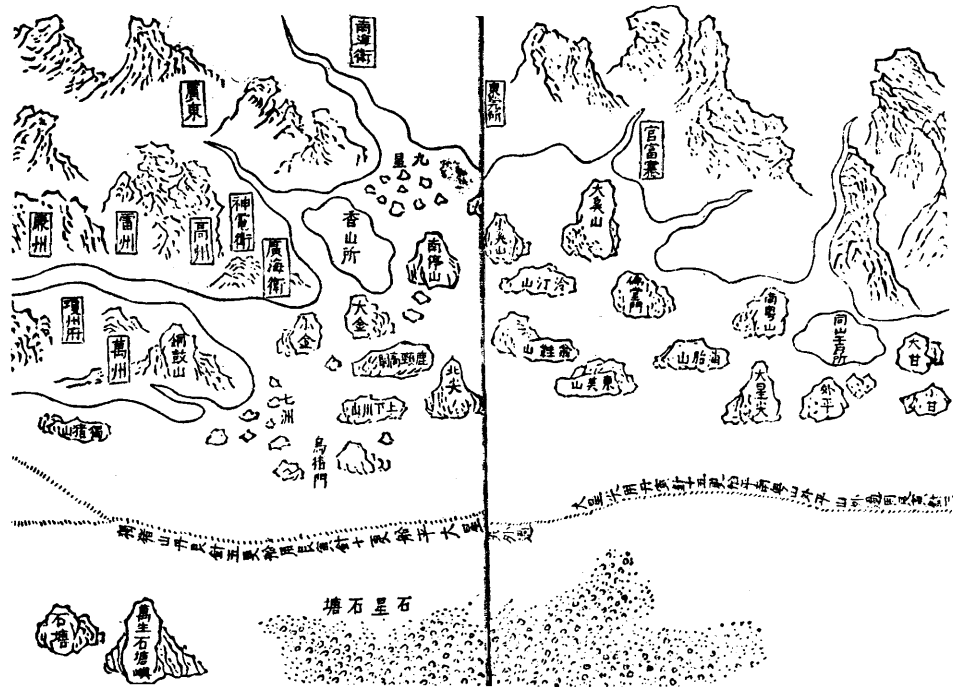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 廣輿圖

# 廣州府



二 元南海志地圖（永樂大典本）



三 武備志海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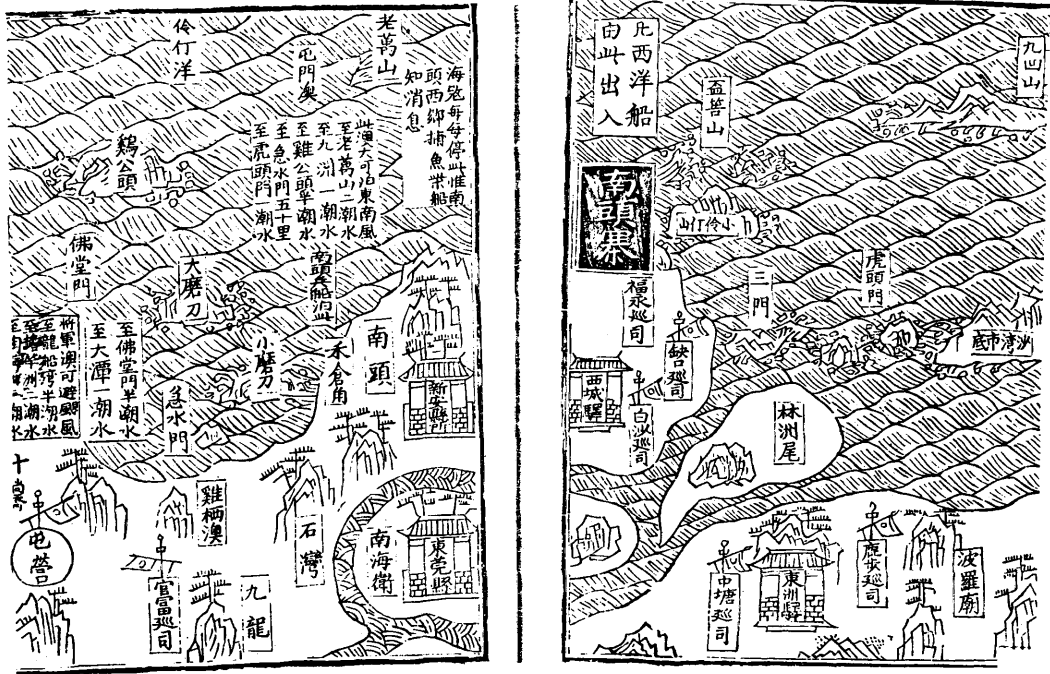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四 《壽海圖編》海圖之一



《壽海圖編》海圖之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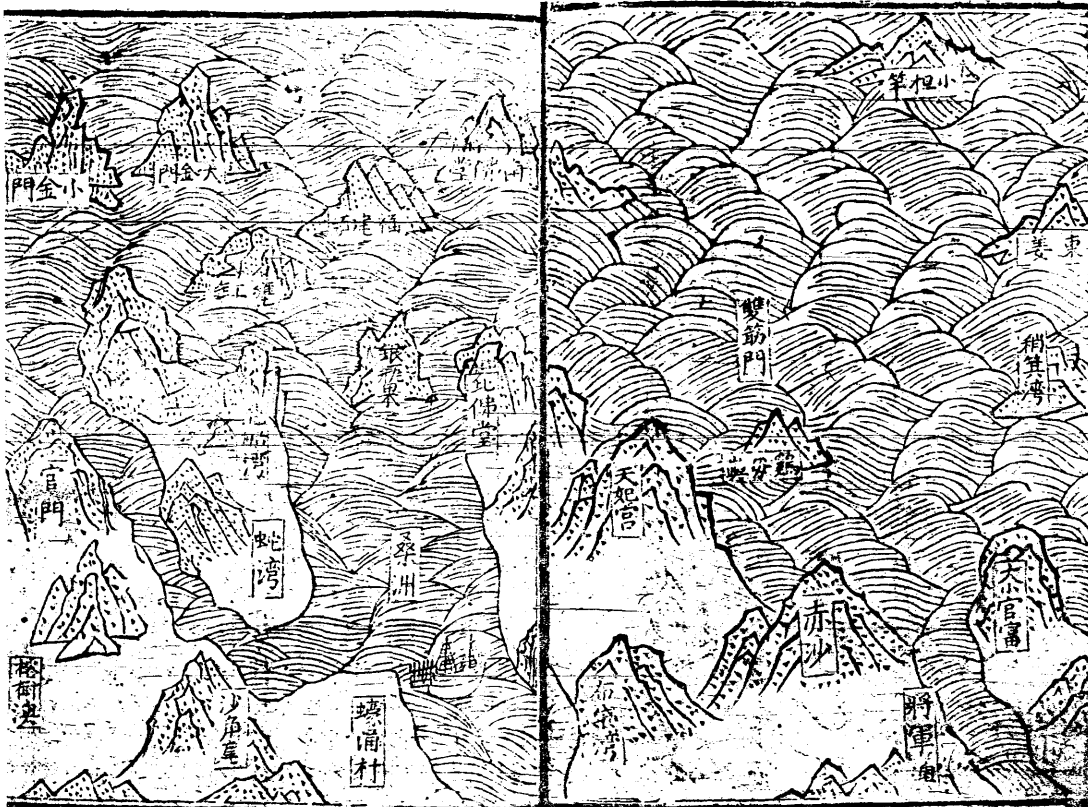
五·蒼梧總督軍門志輿圖之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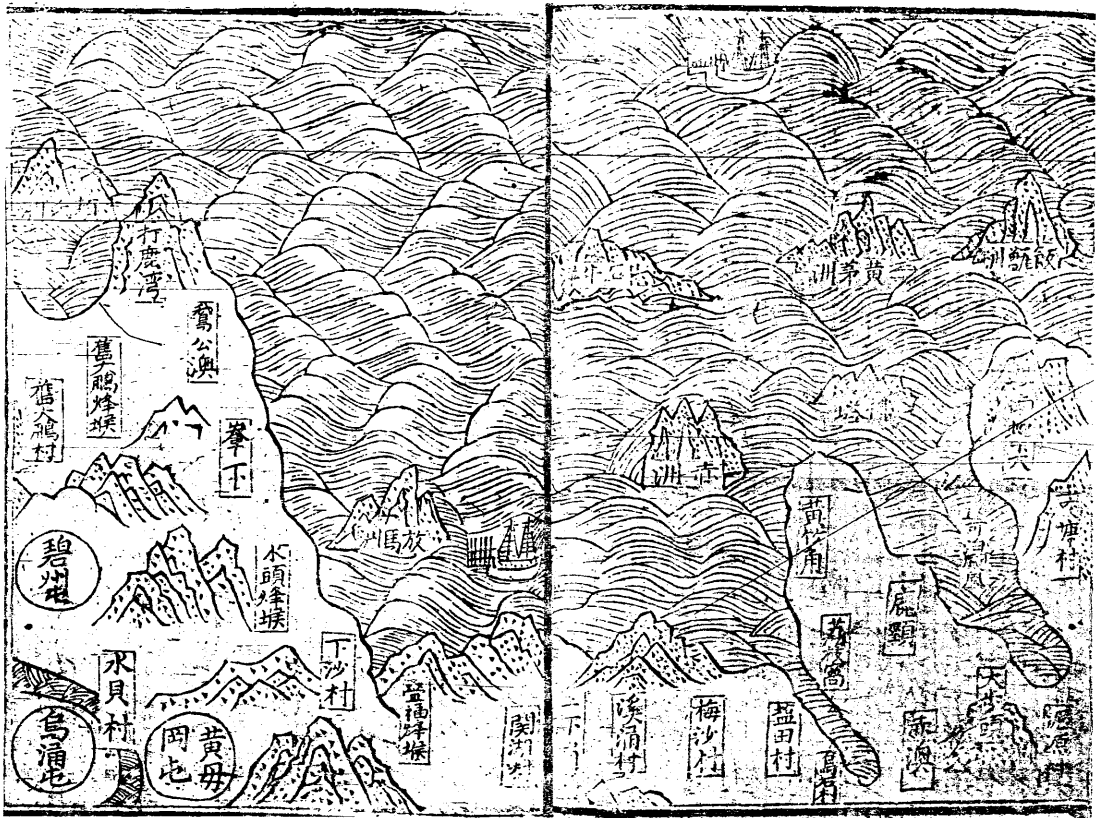
六·1 《粵大記》卷三十二 海圖 新安縣至大鵬所與港九有關部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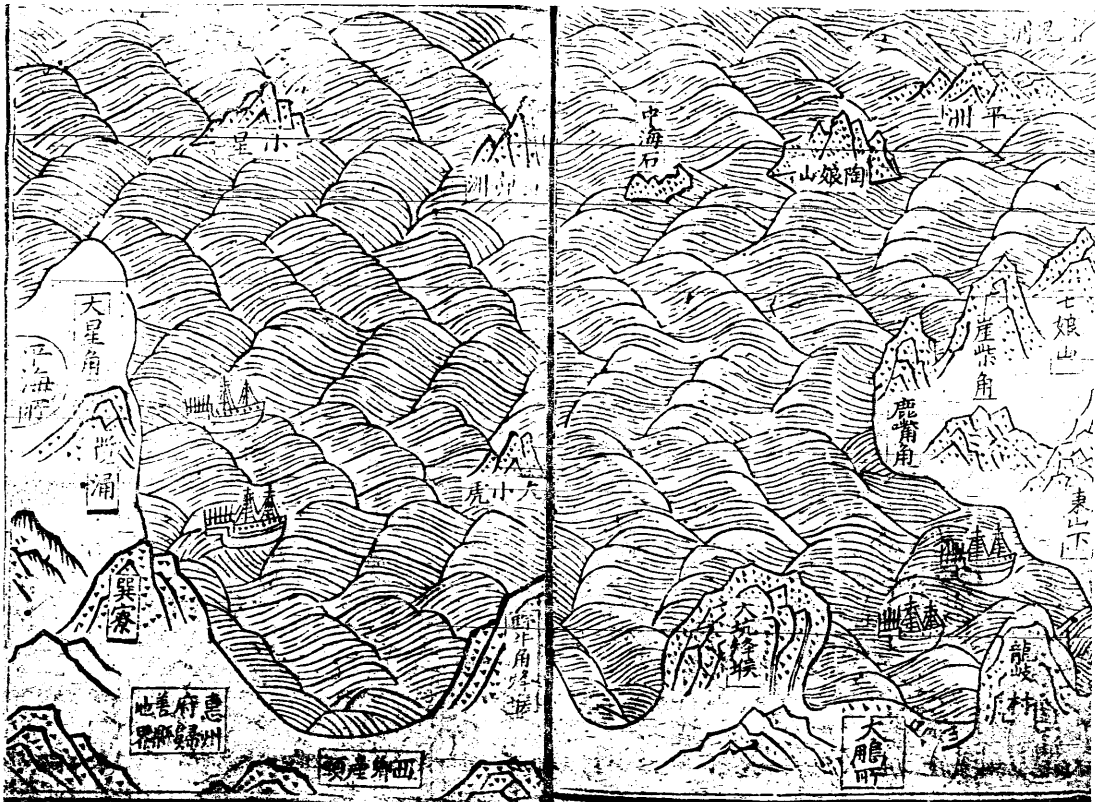
六·2



六·3



六·4



六·5